

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记者 徐雪霏

浅蓝色帷幕正中,挂着“声远茶社”的扇面书法;台前一张圆桌面,紫红色绒布桌围子上书四个大字:西河大鼓,底下一行小字:朱派传人王金升。桌子上摆着书鼓和白糖瓷茶缸、泡了茶的玻璃杯,桌子腿一侧还搁着书包、暖水瓶。这些东西看似随意,却平添了几分亲切,拉近了台上台下的距离。这也是长篇鼓书的特点,就跟围坐在楼群间、花园里聊天讲古差不多。

柔和的灯光投射在台上两位老演员的脸上——站在中间的是76岁的赵桂芬,左手持鸳鸯板,右手拿着鼓楗子;端坐一旁的是78岁的王金升,怀里抱着一把三弦。传统节目《回龙传》开演,“正月十五闹花灯,汴梁城内喜盈盈……”老派的台风、唱法,让台下几十名观众听得有滋有味。

这一幕,是如今难得一见的西河大鼓长篇书演出现场。转眼一个多小时过去,观众意犹未尽。王金升又把自己珍藏的手稿,老乐器拿出来展示,讲解西河大鼓的历史与文化。

邀请两位老演员来表演的声远茶社负责人王文磊说,他希望声远茶社的曲艺演出尽可能地保持原汁原味,让老观众回忆起往事,让年轻观众感受到咱们天津的历史。

这家茶社还将在不定期邀请评书、大鼓书名家及优秀青年演员前来献艺。

这些年,西河大鼓一直处在于困境:会说长书的艺人寥寥无几,后继乏人;年轻观众少之又少,大家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花一两个小时听一段长篇的西河大鼓。王金升、赵桂芬与他们的女儿王祥伟一直默默守护着这门传统艺术,坚持了几十年。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他们想要竭尽全力地将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在采访中,王金升与赵桂芬回忆起从艺之路,那是始于对西河大鼓最纯粹的热爱,却也各自承载着一段充满艰辛与执着的岁月。那些学艺的经历,如同西河大鼓唱腔一般,跌宕起伏,耐人寻味。

偷艺学西河大鼓 加入河间文化馆

赵桂芬的故乡在河北省河间市农村,那是一片浸润着传统文化气息的土地。她的从艺渊源,离不开父亲的熏陶。父亲是教书先生,在那个年代的乡村,算得上文化底蕴深厚的学者,不仅识文断字,对评书、西河大鼓等传统曲艺也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他不只是单纯地听书,还喜欢编故事,用文字勾勒出鲜活的人物、曲折的情节。时至今日,赵桂芬仍珍藏着父亲当年的手稿,纸张早已泛黄,字迹却依旧清晰。

村里有位老先生教西河大鼓。赵桂芬喜欢这门艺术,但家里没闲钱给她拜师,她就蹲在老先生家窗根儿底下旁听。寒来暑往,当屋里的学徒还在为一句唱词反复琢磨时,窗外的赵桂芬已把这唱段烂熟于心了。

有一天,老先生听见了外面赵桂芬的哼唱。那字正腔圆的唱腔,恰到好处的韵味,让他感到惊奇,没想到这个一直蹲在外面的小姑娘竟有这么好的天赋。老先生被打动了,决定将她收为弟子,免费教她。就这样,赵桂芬踏上了学艺之路。她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习,深夜还在琢磨唱腔与吐字,进步飞快。

西河大鼓的表演,光会唱还不够,还得加上三弦伴奏。赵桂芬的二哥也受家庭氛围影响,对曲艺有着浓厚的兴趣。没有老师教,二哥靠听别人弹奏,自己摸索着练。老父亲看上

件事上倾注了全部心血。

父亲对儿子管教极严,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学艺过程中,王金升只要弹错一个音符、唱错一个调子,等来的便是斥责、打骂。“那时挨打都是有原因的,要么是精神不集中,要么是技艺不到位,打了就知道自己哪里错了,下次就不再犯。”王金升回忆当年,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我父亲常说,学艺就得下苦功,容不得半点马虎。现在有些孩子学艺很松懈,这样学,门儿都没有。”

有一次,王金升在屋外弹弦,父亲在屋里和客人聊天,看似没关注他,可只要琴弦上弹出一个错音,父亲便背着手走出来,二话不说就一脚踹过去,然后转身进屋,不作任何解释。王金升只能自己琢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琢磨明白了,马上就改。上台伴奏更是如此,只要稍有失误,父亲手里的鼓楗子就会毫不留情地砸过来。这种压力,让王金升的技艺进步神速,也养成了严谨认真的态度。

11岁,王金升跟着父亲远赴东北,在书场里闯荡。他不仅见识了更广阔的天地,还有幸结识了西河大鼓名家王香桂(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生于廊坊安次,12岁挑梁演出长篇节目,后来号称“东三省头把金交椅”。她发现王金升有股子机灵劲儿,在他12岁那年,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为自己伴奏。

那时王金升个头儿矮,坐在凳子上,脚下再踩个小板凳,才能将三弦坐稳,凭着扎实的功底和沉稳的心态,顺顺当当完成了伴奏,赢得了王香桂的称赞。在东北那些年,王金升见识了顶尖的曲艺,积累了经验,为他日后的从艺之路奠定了基础。

后来,王金升进入沧州市文化馆,成了一名曲艺演员。他的三弦弹奏技艺精湛,唱腔浑厚有力,很快就在当地闯出了名气。

缘分总是妙不可言。沧州市文化馆馆长听说河间文化馆的西河大鼓演员赵桂芬深受观众喜爱,就让王金升去一趟,将她请到沧州演出。王金升偶然得知赵桂芬爱吃西红柿,便提着一筐西红柿登门拜访。这份朴实的心意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在随后的接触中,他们发现彼此对西河大鼓都有着相同的热爱与追求,默契渐生,最终走到了一起。

西河大鼓鼎盛时期 书场演出全年不断

王金升与赵桂芬学艺,初登舞台的那十几年,曲艺是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书场遍地开花,无论城市繁华地段,还是农村集市庙会,都能听到西河大鼓的唱腔。王金升年少时跟随父亲演出所见的书场盛况,与他和赵桂芬后

气口,就忘词;想着台词,气口就忘了,气不够用。为此,我不断地向老师请教、和同学探讨,下功夫苦练了两个多月,终于突破了这个瓶颈。

我首次登台是在师生相声大会上,演出地点是一家茶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让我又一次想放弃相声、放弃曲艺。记得我和搭档使的是《报菜名》,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观众,我太紧张了,后半截儿的贯口忘词了,怎么也想不起来,就那么灰溜溜地下了台。太丢人了,我都不敢跟别人交流,回去的路上一直想:自己到底能不能从事这个行业?

痛定思痛,我又开始发奋努力。寒冬腊月在空教室练贯口,酷暑炎炎对着镜子纠正表情,一个包袱反反复复地修改、打磨……水平终于有了那么一点提升,也拜了张杰老师为师。

2006年,我考入部队文工团,担任相声演员。那几年,也是我身上的“包袱”最重的日子,因为我时刻想着我是张杰老师的学生,不能给他丢人。退役后,我开始专职说相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谦祥益相声茶馆的负责人“史伯伯”打来的,邀请我到他们那儿演出。虽然接电话时我故作镇定,但内心真的是兴奋不已——因为谦祥益是我心中的“相声殿堂”,对我来说,能去那儿说相声,就如同高考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迫不及待地跟张杰老师汇报这个喜讯。他说,史伯伯是懂相声、一心为相声做事的人,跟着史伯伯干,肯定错不了!这番话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就这样,我加盟了谦祥益,成为签约演员。也正是因为史伯伯的严格要求,才有了今天的王加林。

2012年举办的第三届天津相声节,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成

王金升 赵桂芬 鼓书艺人的前尘往事



王金升(右)与赵桂芬在声远茶社表演。记者 曹彤 摄

来在东北演出的场景,都见证了这门艺术的繁荣。

父亲王瑞山给王金升讲过:早年间,书场大多集中在热闹的集市或商业街附近,比如天津南市的东兴市场,书场一家挨着一家,门口都挂着醒目的招牌,艺人敲着鼓、弹着弦招揽顾客,“咚咚咚”“咚咚咚”的声响此起彼伏。

书场设施简陋,座位是长板凳——从木料厂拉来的板子,钉上几个粗木橛子,往地下一埋,就成了观众的座位。可即便如此,每到演出时间,书场里依旧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书场有严格的规矩和独特的经营模式。艺人说书一年分三节,正月十五到五月端午是一大节,五月端午到八月十五是一小节,八月十五到转年的正月十五又是一大节。每一节都要连续演出三个多月,天天不间断,风雨无阻。艺人要提前跟书场掌柜联系,确定演出的书目和时长。提前三天就要抵达书场,做好演出准备。书场会为艺人提供食宿,还有“下马饭”“上马饭”的讲究。

演出收入按二八分成,艺人拿八成,掌柜拿二成。观众听书则是二分钱一段,弹弦的艺人演出间隙会端着一个小锅下去敛钱,“您嘞赏个钱。”观众纷纷掏出零钱放入锅中。要是碰上大方的观众,给个五分钱,甚至一角钱也不在乎。散场后,掌柜与弹弦的一起清算账目,说书的只需安心喝茶。

好艺人在书场里地位极高,像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当年在东北无人能及,演出场场爆满,观众需要提前排队才能抢到座位,很多人就站在过道里、窗户边听完整场演出。一般艺人是二八分账,而王香桂则是一九分账,即便如此,掌柜也乐意,因为她能带来巨大的人气和收益。书场里卖瓜子、鲜货、茶水的收入都十分可观,散场后地上的瓜子皮都能积下厚厚的一层。

王金升与赵桂芬结婚后去了东北。那里的工人们辛苦工作一整天,下班后听一场西河大鼓,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放松。演出场地大多是煤矿或林场的俱乐部,买点茶叶,把座位安排安排,这俱乐部就改成说书场了,条件一般,但很热闹。”王金升回忆。

在一个矿区俱乐部,三百多个座位的小礼堂,每天座无虚席。下午6点半开书,提前半个小时,门口就挂上了满员的牌子,来晚的观众只能挤在后面和过道,有人宁愿站一整场,也不愿错过一分钟。

王金升与赵桂芬配合默契,表演的

《薛刚反唐》《杨家将》等经典书目,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往往到了演出结束时,观众仍意犹未尽,舍不得散场。那时票价仅两毛五一张,虽然便宜,但观众众多,一场演下来收入也很可观。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那个时期电视连续剧特别火爆,《上海滩》《霍元甲》《雪城》《便衣警察》……一部接着一部,太多了,晚上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街上都看不見人,谁还去书场?一开始我们把演出时间往后推迟,但等电视剧播完,也该睡觉了,来的观众寥寥无几,逐渐演不下去了。”赵桂芬回忆道,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

农村的情况也不一样了,农民忙着耕种土地、搞副业,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暇时间去听书了。西河大鼓的演出市场日渐萎缩。大多数艺人转行另谋生路,赵桂芬淡出舞台,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而王金升却没放弃,他对这门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愿意让它在自己手里断了传承。他开始在红白喜事上

灵魂,就好像一条无形的线,将演员与观众紧紧拴牢,让笑声在你来我往中不断地升温。我经历过无数次即兴互动,有默契地接下茬儿、捧哏,也有意料之外的碰壁。

记得有一次,我跟搭档在台上使传统段子《打灯谜》,捧哏演员正要给逗哏演员出脑筋急转弯的题,台下第一排有位观众忽然站了起来。在小园子,这对演出确实有影响,全场观众都在看着呢,怎么办呢?我就问:“大哥,您干嘛去?”这位观众尴尬地说:“我要上厕所。”我立即接话:“噢,我要出题了,您去厕所,就那么看不起我吗?”大哥说:“我不是那意思啊。”我说:“能不能憋住?能憋住就等我出完题您再去。”这观众真的又回到了座位上。全场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

我担任了全国青年曲艺工作者联盟的理事,深感肩上责任重大——要推动相声教育普及,让相声走进生活,走进人们的心灵。相声的传承不能仅靠舞台上的几段表演,更要做好推广,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传统段子、讲解曲艺知识,让相声从“剧场的艺术”走向“生活的艺术”,以笑载道、寓教于乐。

敬畏,是我艺术之路的起点。当年,刚刚踏入曲艺之门,张杰老师就对我说:“艺无止境,心存敬畏,方能登堂入室。”面对传统相声的一段段经典节目,面对老艺术家们口传心授的智慧,我始终怀有一颗谦卑之心,始终敬畏传统、敬畏舞台、敬畏观众的笑声——正是这份敬畏,让我在无数个晨昏苦练贯口、打磨语气回避,不敢有丝毫懈怠。

从第一次登台紧张得忘词,到如今能从容应对千人剧场;从模仿名家的腔调和举止动作,到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这背后是无数次的排练、失败、反思与重来。正是这日复一日的磨砺,帮助我将青涩锻造得从容,将模仿升华

人物

讲述

在谦祥益相声茶馆舞台上一步步成长

笑声在你来我往的互动中升温

口述 王加林 采写 郭晓莹

对天津的广大相声爱好者来说,王加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作为谦祥益相声茶馆的演员,他常演《铃铛谱》《攀龙附凤》《重走西游路》《买房记》《宠物趣谈》等节目,以稳健的台风、精湛的表演赢得了关注。他的学艺之路有哪些故事?又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且听他娓娓道来。

零基础考北方曲校
老师为我指点迷津

1986年,我出生在天津。小学四年级时,电视里播放喜剧小品演员洛杉矶的节目,我对口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里总感慨:凭着一张嘴就能发出这么多不一样的声音,太棒了!于是,我在惊奇之余反复地看,模仿他的每一举一动。不久后,我又喜欢上了牛群和冯巩,心里又感慨:凭着几句对话就能把人逗得捧腹大笑,太棒了!于是,我就模仿着去说相声。

小学毕业前,学校毕业典礼,每个班都要出节目。我自告奋勇报名说相声,随便找了一位同学做搭档,背词、模仿、练习。演出时一上台,我心里特别紧张,不过最终还是把这段相声顺利地演下来了,节目效果非常好,我觉得特别自豪。有了这次



王加林

经验,我对相声更是情有独钟,买磁带天天听,记下台词,自己学着说。

初中毕业,2002年,我想报考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家里人都反对,因为我爷爷、我父亲都是铁路工人,他们希望我也进铁路工作,端上铁饭碗。他们对相声这个行业一点儿也不了解。但是小小年纪的我铁了心,坚持要去上曲校,跟爷爷和父亲打起了“持久战”。看到我的态度如此坚定,他们最终尊重了我的选择。

在曲校,我就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而其他同学多多少少都学过,所以我比较吃力。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过放弃,可又想,一旦放弃了,跟家里都交代不过去,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

我的第一任专业老师是个小老头儿,个子不高,非常和蔼。听别人说他叫张杰,业内同辈人称他为“翘哥”。我当时就觉得这位老师的鼻头

儿挺翘的,后来听说“翘哥”这个外号还真是这么来的,心里又感慨了——看来我跟同行眼光一致啊。从师生情谊开始的那天,张杰老师所做的一切都是“情理之中”的,尤其在我从艺至今的几个重要阶段。而恰恰是这些“情理之中”的事情,给我“制造”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包袱。

第一个包袱,是在我入学后不久。当时的专业学习我根本提不起兴趣,总觉得电脑游戏更适合我,我心里装的全是“传奇世界”“反恐精英”,把网吧当成了教室,天天在里边儿泡着。有时游戏打累了,也去课堂上休息一下。迷迷糊糊之间,抬头看一眼张杰老师,心里还想:“这网管岁数有点儿大啊!”

张杰老师找到我:“孩子,不要老想着打游戏,家长花钱把你送来学习,你就算对不起自己,也要对得起你父母。”不开玩笑地说,这些话一下子触动了我,因为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签约谦祥益相声茶馆
参加天津相声节巡演

上学期间,我觉得最难的是贯口。贯口讲究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偷换气口,当时的基本功是练习《报菜名》,我说什么也背不好——想着

气口,就忘词;想着台词,气口就忘了,气不够用。为此,我不断地向老师请教、和同学探讨,下功夫苦练了两个多月,终于突破了这个瓶颈。

我首次登台是在师生相声大会上,演出地点是一家茶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让我又一次想放弃相声、放弃曲艺。记得我和搭档使的是《报菜名》,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观众,我太紧张了,后半截儿的贯口忘词了,怎么也想不起来,就那么灰溜溜地下了台。太丢人了,我都不敢跟别人交流,回去的路上一直想:自己到底能不能从事这个行业?

痛定思痛,我又开始发奋努力。寒冬腊月在空教室练贯口,酷暑炎炎对着镜子纠正表情,一个包袱反反复复地修改、打磨……水平终于有了那么一点提升,也拜了张杰老师为师。

2006年,我考入部队文工团,担任相声演员。那几年,也是我身上的“包袱”最重的日子,因为我时刻想着我是张杰老师的学生,不能给他丢人。退役后,我开始专职说相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谦祥益相声茶馆的负责人“史伯伯”打来的,邀请我到他们那儿演出。虽然接电话时我故作镇定,但内心真的是兴奋不已——因为谦祥益是我心中的“相声殿堂”,对我来说,能去那儿说相声,就如同高考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迫不及待地跟张杰老师汇报这个喜讯。他说,史伯伯是懂相声、一心为相声做事的人,跟着史伯伯干,肯定错不了!这番话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就这样,我加盟了谦祥益,成为签约演员。也正是因为史伯伯的严格要求,才有了今天的王加林。

2012年举办的第三届天津相声节,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成

舞台上与观众互动 是相声表演的灵魂

在相声作品创作方面,我有时候还真能灵光乍现。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真是这样,跟朋友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兴许就能冒出个点子。就拿我的原创相声作品《买房记》来说吧,那就是一段真人真事。有个朋友买了期房,钱交了,合同签了,结果房子却“烂尾”了。我根据这件事写了初稿,但感觉讽刺性太强了,包袱不容易抖响。我反复琢磨,换了个思路——当时房价特别高,很多家庭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年轻人因为买不起房子就结不了婚。从这个点展开,我写了一段“80后”因没有婚房结不了婚的相声,又一遍一遍地拆拆改改,最后定稿、登台演出,得到观众的认可。

我还写过一段《新俏皮话》,既是对已故相声名家黄铁良、尹笑声二位老先生表演的俏皮话